

翠神 查小欣

陳豪、陳茵媺微博爆婚訊，網上即時洗版，全是祝福的聲音，與此同時，外界都關注陳豪的前度廖碧兒的反應，看她會否送上祝福，更監察着她幾時才送上祝福。

陳豪需要廖碧兒的祝福嗎？

廖碧兒小後連發三條微博祝朋友端午節快樂，正身處橫店拍劇的她即被質疑是否伴不知道喜訊，避而不送上祝福，實在無辜。雖說人玩微博，但未必每分每秒如內衣褲般緊貼着，廖碧兒在內地工作，错过了陳茵媺微博喜訊不足為奇，廖碧兒終於在當日下午二時多在微博上用英文寫上簡單祝福語，又被挑剔祝福過分簡單，且要等足半天才送上。當然如果廖碧兒迅速送上大堆的祝福語，又會被指指點大方，過分虛偽，無論廖碧兒表現如何得體，她已被傳媒列為針對目標，因為她對陳豪「不忠」，與陳豪拍拖期間劈腿惹富二代。

苦難的意義

接受訪問，感慨地說出了「苦難的意義」(大意)：「多年以前，我一直認為上天給我這病定有其用意，現在我終於找到答案。」

琴台聚 彥火

人世間的不平，身世的淒苦，使舒婷養成獨立思考和獨立生活的能力。她在中學三年級開始把全部精神放在閱讀課外書上。

歡樂與憂傷來自淚浸的土地

她開始舉起筆，寫了三年日記，但在回城前，她把日記燒了。在農村裡，有一次，她偶然在女伴處看到何其芳十八歲時寫的詩集《預言》，她把它整本抄下來。

天言 楊天命

早前看新聞節目，報道美國發明了可直接用思想控制的精密機械臂，同時更找來因病而全身癱瘓多年的中年女士進行實驗，在其腦內植入感應器，看她能否自如地憑思想控制機械臂。這位女士

一九七三年，舒婷到建築公司做臨時工，當過宣傳、統計、爐前工、講解員、泥水匠。那個時候，她曾利用午休時候，「躺在臭烘烘的土棚裡，背墊幾張潮濕的水泥袋，枕在磚頭上看完《安徒德美學評論》。」

常玉在巴黎街頭



常玉 網上圖片

從聖心教堂後面步行到馬特山莊。到巴黎，不看歌劇，兩個朋友可能覺得難過，可是，對我並非大損失。巴黎更吸引我的是蒙馬特山莊，歷史上的藝術家留連之地。所有藝術家都期盼到巴黎朝聖，待人到了巴黎，蒙馬特才是藝術家心中的麥加。

7月的夏日，走在巴黎街頭，回憶出門前，一個女性朋友替我大感驚喜，懇勤地告訴我，1月和7月是巴黎的購物好時機，7月尤其叫女性動心，甚至失去理智。原來巴黎的夏季折扣自6月中到8月中。世界四大城市是倫敦、紐約、米蘭和巴黎，這四個城市也是四大時裝中心，衣着打扮走在時代前頭的女性朋友前一年曾到米蘭看時裝展，回來讚嘆不絕，誇獎的對象不只時裝，更多溢美之詞是針對瘦削飄逸別有風采的模特兒。巴黎更是世界時裝中心之首，年頭和年中是巴黎的時裝周，全球最新款式，最時尚的時裝設計作品，就在這個時候推出。

「你不要白走一趟巴黎呀！」朋友千交萬待。我喜歡穿讓我看起來漂亮的時裝，但是我讓愛時裝的朋友失望了。村上春樹說：「如果我不是迷醉於音樂，我可能不會成為小說家。」愛搖滾樂、古典音樂、爵士樂，同時也愛電影，戲劇和歌劇的日本著名作家，提到歌劇的時候這樣形容自己的喜愛：「歌劇世界就是將其空氣大口大口吸入肺腑。看的場數越多，越會無可救藥地栽入歌劇迷這個泥沼中。嗚呼！這是我在村上春樹的散文書裡看到的。一個自認是村上春樹迷，也跟村上春樹一樣喜歡歌劇的朋友聽說我要去巴黎，行前提醒我：「人到巴黎，如果單是參觀名勝古跡，那你不不過看到了這個世界著名城市的一半。倘若真想全面體驗巴黎人的生活，尤其是巴黎人的夜生活，他們可不是那班租一流浮華的只在酒吧間喝酒胡聊。在巴黎，當世界一流的古典歌手，各類樂器演奏家、芭蕾舞明星，更尤其是已經深深植根於巴黎人的生活中的歌劇，你一定，非不可要去觀賞至少一場。」

預言

最近在梁鳳儀著的《李兆基傳記》中，看到她寫到李兆基創立的恒基兆業三年時，曾出版過一本《現在、未來的紀念刊物》，這位現在人稱四叔的主席有一番話說：「……戰後人口急劇膨脹：……而全港土地僅約四百平方哩，其中適宜發展，可供建屋者不及百分之二十。地狹人稠，寸金尺土，居住乃成生活重擔。每年婚嫁買屋青年數以萬計，樓宇需求，有增無已。加以市區可供發展土地日形短缺，當局雖有移山填海之方，普建廉租屋宇之策，無奈緩急不克相應，預見數年內「屋荒」仍然存在，而地產業將必璀璨，樓宇價格，長遠看眼，應予看好。」

四叔白紙黑字寫下這些話的年份，是一九七六年，距今已經三十七個年頭。三十七年來，預言都在應驗，只是有些不起眼的年份，價格稍為回落而已，但上升的趨勢從未停過，讓青年人對購屋和租屋，成為生活的重擔。四叔的預言還可以繼續下去嗎？相信短期還會，因為政府還未有快速興建大量房屋的政策。其實，人們不一定介意四叔的預言一直準確，先決條件是讓薪資加幅的速度大過樓價的飆升就可以了，但薪資有可能那樣加法嗎？

隨想 興國

人人都對未來充滿不確定的心理，所以人人都喜歡看預言，喜歡聽預言。但預言的準確性到底有多高？大家的準確性到底有多高？比如都是世界末日的消息，就從未準確過。當然，一旦準確的話，大家就不可能看到這篇文章了。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跳舞電影從來不易拍，不是流於墮進青春勵志激情的窠臼，就是淪為展示舞蹈花式的特技場，做得好如C.N.E.X的《街舞狂潮》通常於賞感上多添細節，但要令跳舞題材增進聲譽的複雜，為數實在不多。

故意陪跑

李欣來幾年美麗姐趙雅芝、鍾楚紅、徐楓等被選中陪跑去報名面試而最後自己已被選中名列前矛，也由此「陪跑」往往比正印重要，在傳媒中傳開了，以至時到今日港姐、亞姐等的入圍者中，相陪跑的一個被主辦者和傳媒特別另眼相看，而的確陪跑者贏出了「妹仔大過主人婆」之例子相繼發生。由此到了今日主辦者特別派出一組人「留意陪跑名分子」，於是「選港姐」變成了「選港姐副車」最近也有幾個相同例子。

杜亦有道 阿杜

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林青霞和同班同學張傑仁同在西門町逛街購物，導演宋存壽之助手邵正春一見如見天人，如此清麗脫俗美少女人間難得，一直追了三天，張傑仁父母怎樣說也不肯讓女兒從影，結果說服了「副車」青霞父母，肯給女兒去試試，卒全亞洲最秀慧美少女就此被「誤中副車」地誕生。

《狂舞派》打破類型禁忌

黃修平的《狂舞派》有此能耐，他很清楚跳舞只是電影的素材之一。我不是說所謂大極與舞蹈的Crossover，足以成為另一並行同列的對應元素，而是導演本身有更多想說的情懷，而跳舞世界不足以把他困在內。如果說一般跳舞片的方程式，在於由青春挫折催生磨練以致尋夢不移上，那麼黃修平的定位一定是在青春的誤解。和慣常的濫調因素，基本上掏空抹去。戲中一班青春舞者，均沒有任何來自家庭及社會的阻力描述，頂多只有一、兩句親親的冷嘲(阿花，但基本上都是以支持喝彩為本。電影的核心在青春的誤解與自省，於是阿花的跳舞尋夢主線，便與阿良的太極功及Rudolf的嘔模得到了平衡的映照。